主管副总编辑 刘佳　编辑 隋永刚　美编 高蕾　责校 刘凯晶　E-mail: zgyhzk@126.com

中国书画名人堂

本期特邀顾问 张志国

编者按：推崇经典，致敬大师。中国书画名人堂关注近现代艺术大师及当代杰出艺术家传承创作体系，试图以专业、客观的报道对艺术家们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和诠释，分享他们精彩纷呈的创作故事，再现他们真实生动的艺术历程。

李嘉存

1954年出生于北京，回族，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中国铁路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上世纪70年代拜国画大师康宁先生为师，199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高研班，2004年拜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师。作品多次在中国北京、香港、天津、上海、哈尔滨及泰国，美国，埃及，日本等地举办画展，展出的作品被中外收藏家所收藏。其艺术成就在影视剧、戏曲、曲艺等多项领域均有出色的表现，并取得优异成绩，是一位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全才艺术家。

《福禄图》

李嘉存：志于道 游于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中此语，说出儒家的文艺观。作为艺术家尤其是画家的李嘉存，如果从这条路径加以评价，我认为十分妥帖。

我与嘉存相识多年，2007年曾有拙句相赠：“嘉存磊落义超群，艺品清奇一化人。粉墨欣欣洵乐事，丹青荦荦更牵魂。神从笔下天机运，朴自书生质性真。愿得华笺三忆尺，知音共享是长春。”记得当初看到李嘉存的花鸟画，感觉是风貌清爽而笔墨厚重，题字书法也朴拙自然。我后来不断了解到，他的确下得苦功夫，敢于破志砺志。砺志，不是简单的立志或励志，而是一个不断磨砺、推敲、进步以期完善的动态过程。我有一篇《熟非俗论》，就是想指出“熟”之不易。欧阳修《卖油翁》所述“我亦无他，唯手熟尔”，道出“熟”之性质《庄子》庖丁解牛寓言所论述的“游刃有余”，是一种理想状态，它推断了“技进乎道”是一个熟练再熟练的经历。

嘉存的艺术发展道路是当代一个佳例。他的身上，验证着“志”的意蕴与升华过程：“志”是志气、志向、志趣，但不是一成不变。人之年岁由幼而长，艺术由生而熟，成就由小而大，人之心志是日新月异的。对世之贤者大才，尤其如此；若非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吾道一以贯之”。

李嘉存喜欢张大千、齐白石、吴昌硕，当然更追求石涛、八大山人、徐渭的境界。他天性朴厚，下笔有力度，石头、树干、竹竿、花枝都能中锋写出。他灵气十足，公鸡、鹌鹑、八哥、鹭鸶无不涉墨成趣。他浑身喜气，仙桃、荔枝、樱桃、荷花色彩鲜活，入眼尽是生机。他作品雅俗共赏，最重要的追求，无疑是“艺术优美”，所以，广为收藏家所喜爱，非无由也。

歌德在《收藏家和他的伙伴们》一文中，对“艺术优美”给予分析，摆出艺术真实、美和完整化三个基本要素。以为“每一个要素都有两个相反的品质或倾向的综合”：“一个是‘严肃的’，另一个是‘游戏的’”。且不谈歌德所列的这三个要素其内涵是否重叠，仅就“严肃”与“游戏”这两个似乎对立的概念，就可以开展长篇大论。不错，“艺术”的概念的确引人深思。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开篇即明言“其实本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指出艺术家的社会身份对其艺术价值的决定作用。艺术品的尊贵，在于艺术家的尊贵。因此之“据于德，依于仁”成为大众普遍认同的艺术大师的必由之路。“艺术”既然是概念，就允许尼采所说的“奇装异服更容易被认为是艺术家”的玩艺术的嬉皮士们的存在。但是，真正的大艺术，一定是生命的依据，是心志的塑造，是灵魂的寄托。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评述古希腊雕塑时热情地说：“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种艺术风格与思想高度，不是依靠小情趣的玩耍所能奏效的。

作为艺术家和慈善家的李嘉存，忙碌奔波于社会活动，可是一旦有时间能静下来，他立即拿起画笔：“可以不吃不喝，但不能不画”是李嘉存的名言。以冰雪之心，行米盐之地。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李嘉存执着地沉迷于自己理想而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此时的情态，可以用“游于艺”来形容了：它既非不严肃的玩耍，也绝非苦闷的攀爬。李嘉存享受自己创作时的“痛快”，辛苦而愉悦。禅家“如人饮水，甘苦自知”的描绘，展现了“法喜充满”和“禅悦为食”的精神状况。鲁迅先生翻译《近代美术史潮论》时开始便用了“艺术意欲”一词，从切身经验而言，艺术家尽情挥洒时的情况，确属欲罢不能的；面对笔墨纸素，捕捉未知而神奇的魅力空间，心底的张力是不言而喻的。

“道”是形而上的，包括了天道、地道与人道。虽说“道”从概念范畴上有别于“德”、“仁”或“艺”，但我确信，在奋力走过曲折道路之后，到达了最高点，它们是会重合的。这一点符合科学的全息论和统一场论。换一种说法，就换一种活法。艺术是李嘉存的生存方式，是他的人生信仰。不同哲学观点，只是采用了不同名词，从究竟意义上分析，它们针对的都是同一个存在。李嘉存志存高远，有艺接千秋之思。这种大善知识与大爱，注定“路漫漫其修远兮”。不过，我愿意作嘉存兄的同道知音，阔步前行。

崔自默（作者系当代著名艺术家）

《独立书斋笑晚风》

·小隋说画儿·

画贵神似
——张桂长的绘画艺术

在人与自然之间，花鸟画是一种媒介，体现人对自然的体悟。从有限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可以体味到自然造化的无限生动气韵。在花鸟画家张桂长看来，写意花鸟画应该具备“天人合一”的艺术精神，并且达到追求物我相忘、彼此相融的意境。

写意花鸟画的“意境”，寄托于花鸟形象生发出的丰盈的自然意境。张桂长的作品在传神写意方面达到很高的境界，他能够从自然万物中直接获取素材，转化成贴近生活、富有田园的乐趣艺术创作。他坚持并倡导花鸟画从生活中来再回到生活中去的主张。艺术既是在实践中寻觅，也是在实践中升华，并在作品中得到诠释。他笔下的雄鸡，或远望、或怒视、或争夺、或寻觅、或追逐、或打盹儿、或拥挤、或理羽、或振翅、或相扶、或对语，各呈其态，栩栩如生，观之如身临其境，若闻其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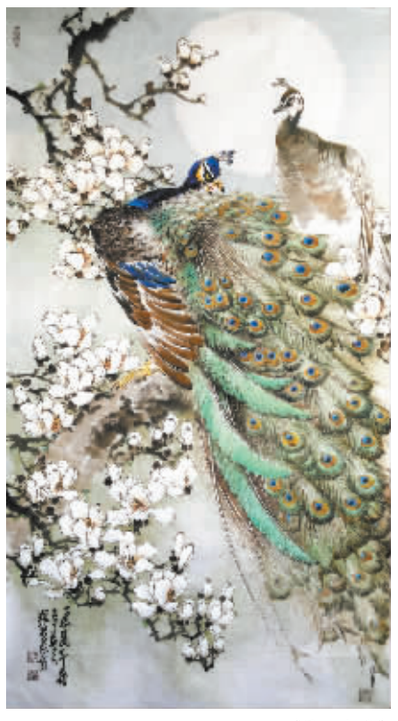
齐白石先生有过“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名言，张桂长对此理解尤深。“艺术太似就太俗，不如拍一张写实照就行了；不似则欺世，缺乏生活的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张桂长表示，画贵神似，对具象中之核心精神进行提炼，形成一种独特的绘画语言，表达对绘画的理解，寄托对事物的寓意。尤其是大写意画风，更要注重神似，表达事物的本质，达到一种画与人思想境界的高度融合。

绘画贵在创新。张桂长在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中国画的本质，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海域中游弋、探索。在他的画中，现代艺术造型的特点与没骨形式的形象抒写以及酣畅淋漓的大团块墨色泼洒有机结合，作品细致、严谨，又有简略、概括；细致、严谨的结构勾勒神韵贯通、笔到意连，酣畅痛快的泼墨，控制得当、不失法度；点、线、形、色等各种绘画要素都在“气韵生动”的统率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草木之华实，禽鸟之飞鸣，动植发生有不说之成理，行不言之四时，诗人取之为比兴讽喻。”张桂长作品的妙境在于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登临览物有所心得；在于能兴起人意，寓意在物象上是有所选择的，并且作画寓意与画家人品相联系，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的花鸟画总体上表现出闲适端庄的情调，兴起祥和盛大之意。

画之于人，各有本情，张桂长的作品笔精墨妙，曲尽玄微，构建了精妙奇绝的花鸟世界。

北京商报燕京书画周刊主编 隋永刚



《展万年春》

何镜涵写意楼阁艺术展亮相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10月22日，“步履寻幽——何镜涵的写意楼阁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汇聚何镜涵从上世纪60年代起所创作的山水、人物等作品近60件，以“写意楼阁”为核心线索，围绕“玉楼人醉”、“得其寰中”、“寸心千里”三个板块呈现何镜涵笔下的山水盛境。此外，展览还设置了“镜涵其影”专区，以此探寻艺术家山水创作的“步履寻幽”之路。

“楼阁”是中国的独特民族建筑形式，其形象的绘画作品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墓壁画。至隋唐时期，以“亭台楼阁”为主题的绘画种类日臻完善，宋代达到巅峰，形成了独立的绘画形式——界画。此后，文人画兴起，界画式微，虽清代仍有著名的界画画家袁江、袁耀父子，然已难力挽颓势；其后200多年里，界画已难寻踪迹。

何镜涵的“写意楼阁”山水便是从传统界画中脱颖而出，是对界画进行的一种开拓性尝试。早在50年代，何镜涵就对古典楼阁山水绘画技法与中国古代建筑进行潜心研究；至上世纪70年代，他成功采用写意技法，将古典建筑与园林风景完美融合，形成现代写意楼阁山水新画派，创立了“写意楼阁”山水，填补了美术史上的空白，被誉为“开宗立派，承前启后”。何镜涵对中国画变革的执着探索以及其对传统界画的改良与创作，是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化转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世界中联中医药与书画产业分会成立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10月18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与书画产业分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一届理事会，并选举书法家王维良担任会长。世界中联主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马建中，齐派绘画嫡传弟子张文成等嘉宾出席了活动。

成立大会上，马建中向新成立的分会授牌，向新当选的会长、秘书长颁发证书。他表示：“中医药与书画的融合将文化、创意、商业三大元素于一体，集注意力经济、体验经济和知识经济等模式于一体，是一种文化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健康产业新业态，发展中医药书画产业，必将对中医药文化乃至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影响。”王维良表示：“中医药书画产业可以说是一门新兴产业，迫切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中国书画本身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而且还在传承发展，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世界中联书画产业分会的成立，将对中医药书画行业进一步规范化，更好地为大众服务。”